※※※※・世 ※※ 談 ※※ 廢

在物理系這幾年來,心裡總覺得不太痛快,能借「時空」一角發發牢騷也是好事。記得暑假看過一本書叫做「又是廢話」,我便姑且稱自己這篇小文爲「也是廢話」。

說起來,物理系給我最深刻的是兩個字,「冷」和 「忙」。想起第一次從炎熱的太陽底下踏進物理館,一 下子驟覺氣溫下降了好幾度,當時覺得很奇怪,日後才 恍然知道是因爲系館牆壁很厚,有隔熱之效。二年級以 後改在系館上課,系館仍然「冷酷」如故,可是我却慢 慢發現另外一種「冷」,是我始料不到的,那就是老師 和學生間的「冷」,高年級和低年級的「冷」。大一的 時候,老師下了課便走,師生之間有如陌路人,只有崔 老師較爲和藹可親,心想別系的老師不必談,物理系的 老師大概都很容易接近,但是一上二年級,才發覺全不 是那麼一回事,「如沐春風」不必想,連聊聊天的機會 都少之又少,心裏難免感到失望。還有高年級和低年級 也是一樣,迎新和瓷舊已變成形式化,彼此之間的關係 **眞有點像「雞犬相聞,而生死不相往來」,**我倒建議物 理學會多辦幾次全系性的座談會、鰡冰、郊遊,以增加 彼此之間的感情。近日有空到數學系一遊,發現它們的 冷氣更加冷,可是佈告欄上一張海報「十項比賽」却揚 溢着熱浪,看到他們老師和學生一齊賽球,一齊划船, 一齊下棋,甚至系主任還老遠跑到碧潭和一年級一齊烤肉 ,你能不羡慕嗎?物理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做到?假如 有機會跟系主任、許先生、張先生賽賽球,那也眞是「 一時盛會一。

其次物理系的「忙」也很令我受不了。記得忙到極 點的時候,眞覺得念物理簡直是活受罪,有的課程味如 嚼蠟,考完試差點便想燒掉筆記。爲了應付這些繁重的 功課,於是只好放下大部份自己的嗜好,埋首于書本, 一個學期下來,換到的一張成績單,令人不禁有「滿紙 荒唐語,一把辛酸淚」的感慨。未知系主任是否可以放 寬一下?給我們一點選課的自由。我總覺得大學教育縱 然不全是高中教育的延續,也應該兼顧各方面的發展, 專門教育應該是研究所的事。如今這樣的教育,只會塑 造出一批極不平衡的學生,現在系內很多同學除了念物 理以外,對國家大事根本沒空關懷,文史、音樂、社交 活動等方面往往只有初、高中程度,試問這是一個現代 青年嗎?打從大一開始,我便很想到文學院去旁聽一二 門課,但是我有容嗎?假如不是系內硬性規定要那麼多 學分,我便可以看一些我喜歡看的書,參加一些我喜歡 的音樂會,聽一些我喜歡的演講,這樣我念起物理來, 也許會更有效果,爲了幾門討厭毫無用處的功課,弄到 我連幾門大一便很神往的課程也失去了不少興趣,大概

這就是「恨鳥及鳥」吧!?

此外,我亦常思想到兩個問題。「爲什麼要念物理 ?」爲興趣嗎?爲父母之命?爲李政道、楊振寧得了諾 貝爾獎?還是爲……?物理系的同學絕大部份都是以第 一志願考進來,照理說應該都是爲興趣而念物理,事實 上我看未必盡然,因爲我已發現到很多同學選擇唸物理 是因爲物理系是聯考甲組最高分的系,最熱門的系。我 敢說如果時間能後退十多年,現在物理系應該有很多同 學是在土木系(當年理工最熱門的系)。謹此轉告一年 級的學弟學妹們,假如你們已發現念物理不是眞正興趣所在 ,我倒建議你們趕快轉系,不要捨不得,否則勢將辜負 大學四年實費時光。

另外一個問題是「爲什麼要出國?」有的時候與同學談起這個問題,當然大部份的回答都很漂亮,可是有些同學的回答却令我很訝異:「同學都要走,我一個人下來多丢臉。」;「家裏迫着我走,親戚朋友碰到我便問我什麼時候出國,於是我不得不走。」嗚呼!出國誠然不是壞事(本人便打算出國),可是這種受不了時代漸流沖繳,人走我走的情況是很悲哀的,美國老早我便知道不是天堂,作客異邦的滋味更不好受,假如不是爲了多念點書,何苦要受美國大使館的氣?

這幾年來,沒走了幾屆學長,可是還沒有參加過歡 迎校友回國的盛會,客座教授短則半載,多則一年,仍 舊回到太平洋彼岸。說起來眞是令人傷心,這邊師資育 缺,較深的課程開不出來,可是大部份的校友却寧願留 在國外,爲了保持教席而趕做一些「物理遊戲」似的論 文,硬是不肯回來,難道嫌待遇低?怕別人笑?家裏反對?怕受官腔?怕受派系排斥?還是研究環境不好?我們都知道丹麥的哥本哈根學派在近代物理上佔了一席很重要的地位,這不得不歸功於波爾等人「篳略藍樓」的辛勞,試問丹麥可以,台灣爲什麼便不可以?當然校友在國外有成就的也很多,可是我總覺得一個人的成就只是一個人的事,回來以後好好花點心血教好學生,一班之中說不定能培養出十個有成就的學生,那不是更有意義?偉人不也是一批默默無聞的老師教出來嗎?何必太想到自己?

我們這批生在大戰之後的青年人是幸運的,因爲我們未會受過戰爭的苦痛,這一二十年安定的環境,使我們能非常順利的接受完整的教育,可是成比例的我們的擔子似乎也特別重,每當從物理館夜讀出來,走在黝黑的校園上,心裏難免湧起一種「任重道遠」的感覺。我有的時候會這樣想,假如我是孤另另一個人,沒有那麼多人關懷我,那該是多麼好的一件事,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只好毅然挑起這個擔子,大踏步的往前走。